

汪梅村先生集

汪梅村先生集卷九

文九

江甯汪士鐸

北江貴州水道考後

烏江即延明地理志誤作水特刊又誤姜思南府下水經有延

無至思南府安化縣東南縣南之水德江即松溪河入之即蒙水德

江之名明史地理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即烏江之分非分流也分

者指縣南之水德江入之其實乃至彭水縣南費水入之台北

水德江入烏江視若烏江之分爾

流合處名龔灘烏江至此西合更始水西北流為涪陵江又曰

黔江至涪州東入大江水經注延江水篇更始水即延江枝分

名內江水元和志費州涪川縣下云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

步多田縣下云涪陵江水經縣南五十步洪氏分爲二誤也此

皆指西北流為涪東北來之費水即上費溪在思南府安化縣

陵江之一枝也

南流入至彭水南西陽北界入烏江宛溪誤云費水東流為清

烏江

江至施南府宣恩縣東

江即清

夷水入之

夷水出建始縣西北當

夷陵縣班志應劭曰夷山在西北班志南郡巫縣下云夷水東

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應劭曰巫山在西南夷道

縣下云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水經注夷水出巴東魚復縣

江按江字衍漢魚復縣今奉節大甯地即魚復江此夷水源也

經建始西而西南至施南府東北又東至長楊縣南宜都縣北

而東及宣恩之東北入於清江

宜昌府西南而入大江於是夷水烏江相通矣按酈道元延江

水篇誤云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東南入

遷陵縣而沅水篇內敘酉水云酉水東南流逕無

疑當作黠而前後志無此

縣水經注陽故縣南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即延江之

有黠陽縣

支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於是酉水烏江又相通矣皆

大謬也洪氏因此曲護道元創為更始水至永順縣界入酉水

正在漢西陽故城南又云水道提綱之北河即酉水

水道提綱

陽州又北稍西百餘里有南溪河東北自施南府自龔灘來會

上源柳即北河也此指鶴峰州南之河經龍山酉陽之北西

入烏江者言也沅江篇之北河明言卽酉水非此北河也與一
統志之更始水今俗名北河者更別洪氏乃合三北河而一之
大謬不知酉水與烏江本不相通道元誤以爲通洪氏未之正
也又於貴州水道考更始水中言更始水卽豐樂河河左有豐樂壩
水入烏江卽水德江通志豐樂水在婺川城東五十里其水由龍泉涓涓折入縣境至洪渡入龔灘
江卽裝其名更始水源在涪潭東北經發費水卽上費溪通典
北會烏江是更始水西南入烏江也費水卽上費溪
川縣東又東北至彭水西南入烏江也費水卽上費溪
記並云後同置費州因水爲名通志費州在思卽清江夷水卽
南府城東北百里費水北流入黔江縣界云卽清江夷水卽
黔江明史地理志黔江縣南有黔江源出思州府麒麟觀界
正流自涪江合大江支流經此爲施州衛之清江按此誤
與洪又曲護宛溪皆大誤緣心無確見故穿鑿附會以益其誤
不能爲之是正而爲其佞臣以疑誤後學今爲董擇而分別著
之如此大抵學問之道後人推考勝於前人洪氏已自言之而
好曲護班志水經猶小學家之於說文經學之於康成詩家之
於工部皆奉爲周公制禮後世不得更易則近日風氣使然爾

烏江出威甯州東北長勝坡東小天生橋東南東北流曰崖門
江經翠屏山東畢節北大定南平遠北黔西州南繳金關六廣
河灌靈司西望山息烽所乘西司開州之北鎮南關南迤義南
容山司湄潭餘慶南至龍泉南折而經義陽山北入思南府界
寰宇記安徽水又折西南當作東北流入廢雞翁縣南三里又南當作北
入費州城樂縣界

水經注酉水條之無陽當作黠陽見本注在兩漢志無此縣洪

氏據元和志云吳至梁陳不改以爲吳分酉陽立洪氏補三其

東晉疆域志引沈志云太康志有是吳分立之言確也校者以

漢無此縣遂改無陽不知南北遠隔也

齊次風所據乃康熙中輿圖載烏江水卽費水不至宜都夷水之張

家邨山之河歷今利川縣南至其東火鋪塘而伏流北穿重山

至石龍關南而重出而官渡壩南之水亦不西接金峒西之唐

崖河宣恩縣則烏江至夷水中斷不能相通也乾隆中十二排輿

圖同鶴峰州西來鳳咸豐之水所謂南溪河者即費絕不與西

水之世溪河後溪河容溪眉子河嘉塘等河相通皆兩圖所同

也此溪洞至元始通中夏至我朝始設官受吏鄺氏所不知

誤有西鄉溪之相通固無足怪洪氏又誤諸北河同名而連之

則大戾矣李中普曰亦不相通是確

鄺氏誤以為夷水出魚復縣江不言其通烏江也鄺氏喜引班志至夷水忽

不引而誤云出魚復縣江想言烏江於更始水東分一支為西

鄉溪通西水不言通夷水也水道提綱蒲塘溪水出饒預堆南

東南其東為龍背灘在大江中流惟西南近岸故班氏以為出

魚復縣江蓋稍未審也至胡東樵則曰經言東別為沱沱指夷

水首受江復入江下云又東至於澧是禹析江南以東並夷水

逾澧沅不出三峽也此指夷水首出魚復尾入宜都為荊州之

沱循班鄺之誤猶可言也又云古自巴入楚避三峽之險皆由

此路引史記張儀之言謂舫船載卒一日行三百餘里不出十

日而拒捍關此為舟師自夷水之證不知楚世家肅王四年蜀

伐楚楚為捍關以拒之按水經注明云江水東逕捍關捍關為

捍關

縣君浮夷水所置在大江南岸巫山之東瞿塘之西正大溪河
水循塘溪之閒夷水之源安得云江沱出俱山逕捍關則然兩
道也儀言浮江以下不出十日而拒捍關捍關言烏江通夷水
者楚之關正由巫峽河以反言不逕巫峽也
始自宛溪而成於洪氏爾趙水經夷水篇引方輿紀要云夷水
浦名黔黎溪南至金岷唐崖入黔江縣名黔江此卽蒲塘溪水
也又云黔江自貴州思南之上費溪發源經五十八節名灘至
黔州境分流入黔江縣爲施州江入施州衙謂之清江按此言
二水相通之始然以委爲源矣前言夷水之源不誤後說不然
爾

凡以上之誤皆由顧氏洪氏未見內府輿圖故爾故不見此
圖則道元不及次風舂廬星伯之精確以此圖貴也

唐魯泉手書題後

此吾友句曲唐君遺筆也咸豐四年余客授徒續溪得君死事
狀其明年間有錢塘許益齋者嘗從事君幕中急從問君逸事
則曰君廉直自烹嘗於廨後葺小屋自居署曰牽蘿聊當家山

補運鑒深爲世道憂又署其門曰媿腴脂膏營此室好留清白
對先民君平居好著元緞皮袴其後達太守覓君骨不可辨卒
以此得之云於戲學問至乾嘉以來凌厲百代然善著書而略
行義君羣居訥訥無異於眾人一旦臨事變從容鎮定讀所作
家書乃絕剛正處分當理以視世之多文辭者何如也

肇域志跋

輿地之學遠有轍跡原其義類端貴謹嚴推及經世不妨廣博
蓋蘭臺削藁已有自注大書細字實分兩塗準是而言宜爲分
別甄綜大段厥有數端辨方正位首重至到禹貢職方乃其前
軌杜李繼述焉域益明今僣列至到第一其原書所無者蓋闕
如也考古證今必資沿革鄭氏白羽盲左爲之椎輪故秦莽曰
班氏嗣其芳躅衝簡繁比於畿緊望赤墀而綴之取諸簡也

至若周平西之記風土劉澄之之記古今語近浮夸宜爲小注
今擬沿革第二四列三條道山所述五嶽四鎮望祭所宗今擬
山原第三雖不能如伯益之條其里數而郡邑東西亦宜小爲
比纂冀豫沙土水道之變多端東南塗泥溝渠之徙絕寡今擬
大川小水以類鱗次第四而塘濬隄防功資灌漑鵠溝三海險
限戎馬概附於下語焉必詳亦爲注焉東省泉源賴以轉運湯
湯汶水實爲樞紐今擬有關會通河者著於諸水之次爲第五
舊縣故城足資考證離宮原廟允見前規故姑城延津防於武
庫伽藍宮殿目紀隋書今擬古蹟第六五治所以富民六苑所
以考牧南津稅賈三齊服官旣立監司宜從記載今擬戶兵工
諸分司第七而藩封比於侯國官府延於都尉昔人之成例也
後賢之則倣也田賦辨於九州琅玕詳於九府兩稅土貢度支

所重今僣賦稅土產第八碣石入河雲輿轉海記里之鼓行者
所珍今僣水陸郵程荆揚海運前後相次爲第九樂石吉金明
誠之別錄鬼神人物樂史之蕪詞凡若此者既不載芟概附於
末爲第十惟是編乃昔賢未竟之書薈萃志傳未及裁剪容有
錯簡失次亦或鈔胥鹵劇天吳紫鳳不止烏焉豕亥之訛排纂
諸君宜爲刊謬然先生淹通淵雅卓絕古今所引諸書十不存
一不知而作貽笑金根湘鄉相國闢前哲之幽緒貽來學以寶
筏屬以寫官印以活字大懼緝緝之艱不居讎定之跡以士鐸
嘗從事於斯命卽原書略發凡例修之明之以俟來哲云耳
校刻肇域志商例

地理之學原本禹貢兩漢志禹貢首置域四至八到也次山川
次土貢賦役次貢道附屬國次山水支派次任土作貢而終以

修身祇德分土錫姓德化遠訖班志益以沿革風土續志益以
 考古此後惟新唐志益以溝渠水利宋金志益以鎮堡元志廣
 及四裔而隋志舊唐志縣下備列沿革新唐志詳及府軍守捉
 及羈縻軍府備一代之制皆地理之要領也通典通考上及列
 代故體例小有變更而實不越諸志範圍元和志言大川去郡
 縣道里亦前志所未及寰宇記沿劉昭補注之例而泛濫及於
 祠廟鬼神遊覽詞章之用不可爲典要元豐志太爲簡略惟詳
 及鎮堡爲優歐記僅南渡一隅然大段如王氏志皆屬簡繁此
 外皆侈遊覽無足觀也山經之外惟水經注爲考古宗師雖意
 尙詞華語徵神怪尙芟其蕪累擷其菁英則故瀆故城條理秩
 秩某山某水準望明晰可稱絕作士生今日欲知兩漢魏晉以
 迄唐代北土故實者舍此莫由也方輿紀要專論兵事爲地理

家空前絕後之作可與鄺氏稱二大家此皆無閒言肇域志天下郡國利弊書則亭林先生未成之書遠不能與宛溪匹然若有大力者取明一統志明會典及本朝一統志嘉慶十七年重修會典及戶部則例工部則例以今日新添改府廳州縣爲主詳及貢賦溝渠村鎮營堡卹治所在風土物產道途之瑣分列小注則成一吏治之書與上二者爲三不朽矣今條其宜檢之書於下重今時人書次明人次宋遼金元人次唐五代次上古三代兩漢最末則魏晉六朝人之書

大清會典

大清一統志

西域水道記

西域傳補注

新置賦

蒙古游牧志

綏服紀略

康輜紀行

東槎紀略

寰瀛志略

聖武記

海國圖志

行水金鑑

皇朝經世文編

切問齋文鈔

切問齋文集

河防一覽

山東運河備覽

澳門紀略

藏衛圖志

海運全書

畿輔水利考

內有畿輔義倉圖

口北三廳志

歸綏七廳志

各省通志

十八省

揚州水道記

三省邊防輯要

于欽齋乘晉乘

阮氏新修雲南志並圖

廣西通志圖

苗防輯要

四川水道考

廣東水道考

西陲今略

戶部則例

賦役全書

水道提綱

洋防輯要

盛京通志

雲南山川考

馬邊廳志

各府廳州縣志

滇載記

滇繫

黔書

方輿紀要

籌海圖編

地圖綜要

蠻書

桂海虞衡志

元豐太平三志

武備志

肇域志

郡國利病書

明會典

明統志

元一統志

明史稿

明史

元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輿地廣記

九域志

寰宇記

太平御覽

通考

新唐書

舊唐書

新五代史

元和志

通典

水經注

史記

前漢書

後漢書

隋書

北魏書

山海經

郝刊

宋書

晉書

南齊書

華陽國志

吳地記

豫章地記

三國志

梁書

陳書

北齊書

北周書

南史

北史

舊五代史

竹書紀年

戰國策

左傳

通鑑胡注

各地記小書

各文集

大清一統輿圖後跋

代

益陽胡文忠公兼資文武深耆輿地之學嘗病李申耆輿圖僅志郡邑無它地名且紙狹不復容增注乃取本朝康熙乾隆中內府所頒圖延新化鄒子翼世誥上舍晏圭齋啟鎮處士鉤稽考覈以成一編掣摩厯歲甫成定本而文忠已薨余奉恩命自豫撫移節是邦追維疇昔知己之雅大懼隕越以失規

隨之誼商之相國官公以亟成公志又以斯圖成於江甯汪梅村士鐸孝廉復使檢志乘之精核者凡府縣之改易大河之移徙驛站之遠邇修明審定上準禹貢昆侖析支渠搜之言增載屬國以昭我國家疆域之廣

列聖聲教之訖而文忠經緯天地嘉與後學之惠亦於是乎遂矣圖既成故復紀其體例之旨曰凡爲圖北上而南下尊京師也京師爲辰極萬國所會歸也準之皇極而冀爲中由是而分偏東西由是而判南北上揆經度紀以虛線經度者聯兩極而勻分三百六十者也中南北者爲赤道則經度之近極者歛而近赤道者侈自赤道而南北各勻分百八十爲緯度其距緯之圈皆平等測以地平二百里一度則緯度確而經度有贏縮之殊不能計道里故復計里畫方方皆百里以求其密雖屬

虛空鳥道而人跡經行之數亦不甚徑庭矣其南北里差以測北極出地高度而得中國在赤道北也其東西以測月食加時而得以交道之移先後也凡域中自外興安嶺北極出地六十一度廣東崖州北極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四度東至費雅喀所居大洲偏東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爾所屬什克南部偏西四十六度東西相距七十八度則南北八千八百里東西萬有七百里斜曲則難算計矣域外華離昧任傳聞踳駁槩從簡略亦區畫中外之理也今定南北四百里爲一卷卷容二緯度自北而南上下相屬共三十一卷東南北皆際海西際地中海大一統也其稱名斷自同治二年爲省十八省作回朝鮮謂之道爲府百八十三府作口朝鮮亦謂之府中外各和屯亦如之爲直隸廳十八作◇散廳八十一作◇直隸州六十七作回

散州百四十六作口縣千二百八十六作○朝鮮之州縣同焉
土州二十三作一土縣三作●將軍都統參贊領隊辦事大臣
所駐之城作回朝鮮之郡回焉驛作△城守尉以下所駐堡鎮
作●卡倫作×鄂博營屯作叫西藏大寺猶之城也作會自行
省外曰盛京吉林黑龍江爲東三省自外各蒙古四衛拉特
哈薩克土司喇嘛雖納貢賦屬主客而紀載從略又外若日本
諸國量里不能翔實者亦圖其梗槩其四裔自漢語外雜用
國語蒙古語托忒語唐古特語俄羅斯語春秋公羊家所謂名
從主人也而其大略則必拉河也色禽河源也鄂謨大湖泊亦
湖也阿林山也達巴漢嶺也噶珊拜商堡也和屯城也昭廟也
哈刺省城也珠克特亨廟也城也多罕橋也戈壁大漠也林木
窩集也曰柏興曰斯科若中國之言郡邑也

趙刻水經注跋

水經注原四十卷崇文總目載爲三十五卷蓋宋已佚其五卷矣今本乃後人離析以合原數者也唐六典稱所引一百三十七水江河在焉今本所載僅一百二十四水若并江以南至日南郡二十水目數之則多於六典所載七水若不數此七水則又少十三水趙氏一清補潔水目錄然潔水原附見河水中不勞作目也又補滄洛潯沱派滋洛豐涇汭弱黑滌十二水併潔水以足一百三七之數說文滌洛二字皆在新增中注云水名弱水作潯水派水出雁門後人戍決山東北入海滋水出牛飲山白涇谷東入潯沱然豐水見渭水注中禹貢雍州兩言渭汭猶言洛汭耳水涇敘於渭水末則汭亦不當補也按水經沮水經注皆云東入於洛渭水經亦云洛水入焉則宜有洛水篇渭水注有涇水入則宜有涇水篇巨馬河注云又南右會潯沱

河枯溝又云南入於滹沱而同歸於海也沽河注清淇漳洹滹
易涿濡沽滹沱同歸於海鮑邱水注鮑邱水又東合泉州渠口
故瀆上承滹沱水於泉州縣下又云南極滹沱淇水注云清河
至泉州縣北入滹沱濁漳水經云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
易水注東至文安縣與滹沱會清河篇末又屢言滹沱則宜有
滹沱篇濁漳水注漳水又北溢水入焉太平御覽有引佚文則宜有溢水
篇溺水黑水皆宜自爲篇溺水說文自張掖剛丹西至酒泉合
黎餘波入於流沙從水弱聲桑欽所說可證原有溺水篇也派
水說文自入於海宜爲一篇滋水雖入呼沱而所行者遠亦宜
爲一篇水經泗水注中敘北江甚略滁水乃小水不宜爲一篇
則趙氏所言十三水除豐沛滁三水惟十水耳

滹沱水經云衛水出靈壽縣西東北入於滹沱河胡渭明云恒卽

潞水潞水又東經常山城北云云南深澤縣潞水危渡口在縣
北十三里又續漢志安平國信都有潞水河真定縣水經云
出房山縣界在九門北四十九里東鹿西北四十五里鼓城
九里靈壽西南二十里行唐縣潞水出州西流至忻口而東
志常山郡南行唐牛飲山白陘谷滋水所出東至新市入潞
沱襄宇記言潞沱者真定縣潞沱在縣北一里藁城東二十
里又行唐輪井及王山祠又任邱縣狐狸淀共十一條前漢
又雁門縣句注及龍泉又五臺之五臺山及聖人阜及仙人
容及程侯山下九域志忻州又襄宇記定襄州之三會州水
饒陽枯白馬渠又河閒大浦淀趙氏補引襄宇記如忻州秀
常山北東南爲蒲澤水上有梁又滋水東入新市入潞沱又
恆嶺夷衛卽潞沱因引襄宇記真定之蒲澤注云潞沱東逕

東南三十里滋水入滹沱在無極縣滹沱南去縣三十里從西南鎮州九門縣東界便東流經南深澤縣南入州博野縣滹沱在東南三十五里大城縣滹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寰宇記五臺縣水經云滹沱水東流經聖人阜云云暗縣滹沱水在縣東二百步繁峙縣山海經曰秦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又引冀州圖云又經繁峙故城西三里與五泉合又西南入樓煩郡秀容界又還入崞縣又入秀容界東北入五臺南入恒山界唐林縣滹沱水在縣東饒陽縣水經云滹沱河又東至白馬溝山云云從河見濁漳水注非也彼乃從溝非從河也趙氏誤又通典云滹沱河舊在縣南安平縣滹沱河在縣南二十三里靈壽縣其城南枕滹沱河閒縣水經云大浦下導陂溝競奔咸注滹沱云在縣西二十里鄭縣滹沱水東

流經縣南二里至莫州金口分界東北流入文安縣易水東入文安界合滹沱文安縣滹沱在西北三十里

洛水武安縣水經云洛水源出易陽縣西山永年縣水經云洛水

之目不知誰改俗謂山之下地名洛因經之故曰洛水雞澤縣洛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里合流東北入平鄉界曲周縣西濱洛水臨洛縣本漢易陽縣北濱洛水

洛水清流縣滹河在縣東三里源自廬州慎縣來東南流入六合至瓜步入大江然則合趙氏以補十水猶少二水是水經終不能全也

姜白石集跋

江都陸鍾輝於乾隆癸亥刻姜夔鬲章白石道人集詩二卷宋人詩也不見佳詞五卷共六十九闕除樂府也小令二十八調

內隔溪梅令杏花天影醉吟商小品玉梅令四調爲自制中令
甘調內霓裳中序第一爲自制長調十三調曰揚州慢長亭怨
慢溪黃柳石湖仙暗香疎影惜紅衣角招徵招秋宵吟淒涼犯
翠樓吟十二調凡十七首皆自制與上自制曲皆旁有宮商譜
惟長調末之湘月一闕無譜別集十八首無佳處稱慢者甘調
最佳者此甘調及自制長調十三調凡三十三首最佳耳餘可
不必錄也其所記譜今考之皆琵琶絃索之用與竹殊如黃鍾
合字今作人太簇四字今作少大呂下四今作外姑洗乙字今
作一夾鍾下一今作一蕤賓勾字今作厶仲呂上字今作レ林
鍾尺字今作久南呂工字今作マ夷則下工今作リ應鍾凡字
今作行無射下凡今作利黃鍾清六字今作六大呂清下六今
作厶太簇清五字今作フ夾鍾清一五今作ヲ內有ノ夕々多

の以記手法也餘皆記宮商之節有數字合成者言必閒雜數音以成此字也有此字在此用甲音在彼用乙音在他處又用丙音絕不相同者曲調之故猶今翻譯之精者同一字而異用卽不同字也中原音雙聲合二字音爲一音外藩或二合三合四合之不等皆合數音成一音以急氣讀之則二字可了緩氣讀之則必三四字也宮商之用數音與琴瑟譜所記同特琴譜字字記指法此有不記者琵琶監彈則音與琴瑟異且只四絃也無下合而記有川者字之微誤當作从也小者从之誤琵琶只推手卻手二法ノ夕卻手輕重夕多推手輕重也有相兼者回手音也淺人言詞必按五聲此不盡然上去不必辨入聲少爲慎之陰陽平不別也今以周美成及白石法曲獻仙音考之二句首字周去聲姜上聲末字周去聲姜入聲五句首字周去

聲姜上聲四字周入聲姜去聲六句四字周去聲姜入聲七句
二字周去聲姜上聲三字周上聲姜入聲八句三字周上聲姜
去聲此上半闕也已不同如此下半更多不復舉又以各人自
制一調而數首者考之卽已作已斷不相同蓋亦如詩家惟辨
平仄耳其有連用平聲上聲去聲入聲者則兩平聲不若陰陽
二平異用兩上聲去聲入聲不若易爲一上一去或一入取其
鏗鏘入耳若彈者自按譜而彈如笛家按板而吹初不問詞之
何如也音律之說北人長於弦南人長於竹詩三百篇古人皆
弦歌之今雅樂四字句無不可歌者是也唐人七絕皆可歌小
令之浣溪沙鷓鴣天之濫觴也菩薩蠻五言濫觴也長短句樂
府所濫觴也北宋人因衍爲雜曲然小令中調而已半以誌風
懷閑思而已也南宋人因之加精遂有姜張周吳諸大家之目

其實半皆北宋諸公自制諸曲協之律而可歌遂以傳於世北宋人曲無題曲名卽其題因其爲此事而制卽以爲名而後人遂取而效之爾後人不解音律故不能自制曲調幾視宋元人調爲三百篇若有不可增減者不考古之過也詞家惟白石集有旁譜記其自制曲餘家或不譜音律效前人之譜填之或閒有譜律者刻書人不譜其理刪去之也姜譜中有訛誤處亦由刻書人不譜故也笛聲慢弦聲急故此聲施之於竹必流美施於絃必加識其指法以緩之姜南人也曲之泛聲發語詞之類閒聲語助詞之類尾聲助語詞之乎者也之類施於譜則必緩之以取其音此指法有兼者有兼數音者之所以然故各調不同也各器宮商不同如今制簫排簫壎篪黃鍾用工字姑洗用合字而笙笛則黃鍾四字姑洗上字管則十一聲而工爲徵四

爲宮之類無一同者其曰下工下凡卽今高工高凡今作引引猶今作仨仨也漢制氏記其鏗鏘鼓舞魏杜夔能歌伐檀等四章後亦失傳無譜故也小說家記消搖樓楣之事有譜故也此書爲方君小雲所藏較余所見本爲完善故題而質之
莫邵亭遺詩跋

子思詩如秋宵警鶴漢苑鳴蜩風露淒清知爲不食人間煙火者又如五丁開山斧險鑿厓絕無一寸平土眞可藥袁蔣之性靈起鍾譚之廢疾至其正書草隸皆本此意樸茂古質令人哂羲之俗書趁姿媚也顧其存稿謙撝矜慎累委較字謝不敢當今讀遺編泫然涕出亦謂知我者惟君也

跋汪紀君遺墨拓本

魯公書以元魯山爲上朱廣平東方象讚次之臧公碑金天王

題名又次之干錄字書家廟碑皆矜持無舒卷自如之致僅高於多寶佛塔爾爭坐位祭姪文三表告身皆帖本所謂傳刻失真不過武賁中郎之似而世人多貴尙之若吾鄉則崑喜鷗波習魯公書者惟紀君先生一人惜余年輩較晚不及侍几席今觀哲嗣子濬仁兄手拓翠墨低回留之率書簡末以識景仰之誠同治十二年十月記

程烈婦錄跋

甚哉天之窮余也余與績溪程君汝均交最契其子光國從余遊亦最久同治甲子余自鄂返金陵戚友已盡零器用財賄惟君是賴兩宅女眷懽然如姻亞相往還無閒言余與君頽然二老視此甚相得也後一年光國死余哭之慟并爲君悲又一年光國少弟光輔自上海歸棄賈復業儒今年夏歸就學使試

補其邑庠生遂又爲君喜居無何光輔店服庸醫藥以死是時君仲子已前歿蓋至是君遂無子余不得不爲君悲矣光輔歿後六日其婦胡以餓殉夫聞當代賢哲嘖嘖贊歎謂君有佳兒佳婦而君之悼傷內不能已將持諸喪歸鄉里來就余言君與余同甲子余以無子故觸境哀惋無生人理趣猶幸與君相周旋折理衷情得以差自排遣今君又遄歸余之窮不由是甚歟然君兩子皆蜚才名膠庠間諸孫日嶷然秀立而第三婦又以烈聞一時君之歸亦甚光矣惟余以癯獨衰叟雖回故廬無可稱道聞君之行不禁泣然涕下知君亦有所不能愜然于行也嗟夫烈婦從容就義無臨穴惴慄之態用能顯其夫家君之悲或以是少塞歎

跋楊忠武行狀

楊忠武

遇行狀載滑縣之平

仁宗皇帝召詢以川省教匪何以蕞事之遲與滑相反忠武對以川省事權不一云云嚴澈浦觀察三省邊防輯覽云當時幸不放賊入平地故易以蕞事云云按二公所說非也川省之難平以其老林深箐出沒靡定故難驟加芟柞非關事權不一也且其時勒額諸大帥先後都統事權何嘗不一若放賊入平地則飄忽蹂躪如水之流其殘破甚眾而鐵騎蹙之其獮斬亦較易特兵不可寡爾善乎淮南王安之諫伐閩越也其言曰漢書嚴助傳越人綿力薄材無車騎弓弩之用然保地險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非有城郭邑里也處溪谷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寸許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今發兵資衣糧入越地輿輻輳

領舵舟入水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今兵入其地必雉免逃入山林險阻
背而去之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長老言秦使尉屠睢
擊越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
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以上截錄
安所上書
後漢書馬援傳援征五溪至臨鄉遇賊攻縣援迎擊斬獲二千
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
賊每升險鼓譟竟不得進耿舒云大眾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
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以上合援傳
及耿舒書按所言
閩粵西楚南雖不同大抵嶺嶠苗蠻未郡縣時猶川省未添設
諸廳以前及苗蠻紅苗情景其人不能出爲大害而征之則不

易以高山未作大木未拔路不通也柞械松柏之載芟則一切如內地賊之所流殘害易廣而大兵誠眾收功亦易楊巖二公之言非篤論也大約川黔滇楚南兩粵入閩山縣居多其去縣三十里以外村寨居民無士商者皆須細察地形於衝要多立巡司以譏察其動靜旦夕以間農工巫師有犯比照回民及潯州匪徒加倍懲治甯重毋輕蓋士商習於弱而農工則習於強巫師則習於誣惑皆亂之藉也士商多者其俗刁詐傾險爭蠅頭爾其害不大若輩則洪秀全楊秀清林清劉之遴也然始皆謀于深山窮谷去縣僻遠煽惑裹脅必非一人一日纔有萌蘖大兵不以縣差役也鉏之母曰爲逆未成妄從四救糊塗之謬論則一家哭不至一路哭更不至如今十一省哭矣顧亭林言天下治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亂反是所謂小官者其做古鄉有游徼而

多設巡檢乎

跋洪母蕭太宜人行述

涇洪魯軒手其母蕭太宜人行述視余余讀之歎曰太宜人備婦德矣而余所心折者則其誨子之辭其言曰靜則心安躁則祚薄粗浮非載道器也至哉言之有道也夫物生於土而地至靜物莫明於水而淵泉靜神者氣之宰也靜者動之基也神逐羣動動無已時而神疲矣靜則一其神於未始有動之初幾動而順應之沕然而無與也尸然若無爲也彼其於動未數數役之也然不動而馭動之効密以栗矣背恬而卽瘁形未覩而知逐之倏寒倏熱倏俛倏仰陽淫而僨陰鑿而亡斯其所培植所補綴者氣也其神勞矣惡足以知夫道哉魯軒神氣穆穆寡言笑庶幾所謂靜者蓋服膺於太宜人之教深矣因以余言請正

之

跋繼善堂記

老友謝君幼暉眎余重修繼善堂記且言曰湘鄉相國歲捐重貲以活吾鄉士宦之嫠婦而千百祿福繁慶駢集者以造物之廣大於庶類而異之爲人俾有聰明智慧以自殊於萬物於人又異之爲士宦俾能聞聖人之道或更有所展布以彌綸昔賢之未及此庶類之尤異者也然造物不能爲常相國得不謂之贊天地之長育於無窮者與雖然相國養其生未能紀其死也吾知必有繼相國之徽猷以周卹其身死以免烏鳶狐狸之食者其得果報亦必不後於相國吾故樂觀於其際而爲之引掖於後也噫謝君期人贊天地之化爾而其言之詳以婉若是是固大人君子之所欲盡心也因樂爲記之

汪梅村先生集卷九

汪集九

末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十

文十

江甯汪士鐸

上祁相國論祁氏得姓書

呂覽去秋篇注祁奚字黃羊按此以奚爲孫也周禮職方氏其澤藪曰貉

養杜子春讀孫爲奚是也後漢書馬融傳注瀼瀼水兒

承示祁大夫字說一卷旁引博證妙義環生瀏覽之餘目迷五色鐸復何言雖然亦有一得之愚願獻之夫子者請先卽諸先生之言申之在天爲日星是有取於奚仲也左氏傳管夷吾治於高傒杜氏以高傒爲高敬仲此有合於奚仲也奚仲爲夏后氏車正黃羊者車也按春秋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二傳作光光被四表漢成陽靈臺碑樊毅碑皆作廣被是黃爲廣之段借周禮車僕掌廣車之萃戎路也羊車攷工記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司農注羊車謂車羊門也釋名羊車羊祥也祥

善也善飾之車今犢車是也楚有左右廣爲卽戎用羊車爲常

乘車之事該矣此取於車也在地爲河岳奚養澤是也按周禮

杜子春讀孫爲奚水經注膠水篇趙氏一痛箋引班志瑯邪郡長廣縣奚養澤在西亦作奚字然則以澤名故曰潢洋也奚

當爲娛鄭君私賃炊爨養之謂也養人者莫過於井井養而不

窮故百里奚字井伯取於澤也黃通作廣羊爲畢之殘字馬伏

波所謂白下羊四下羊是也畢與澤同黃羊卽爲廣澤也此取

於地也說文驪駢野馬也一曰青驪白鱗文如鼉魚魯公子奚

斯之奚當作駢字子魚者馬二目白曰魚與白鱗有合也黃羊

者詩有驪有黃羊車駕果下馬非其類與此取於物也左氏所

載名奚者若是他仲叔于奚管于奚彪後皆不詳其字無可引

申又說文俟待也黃羊者黃卽橫緇衣狐裘黃黃釋文徐本作

橫羊有善義諸家已詳之古微書引春秋題辭羊者祥也說文羊祥也漢禮樂志橫

秦河師古注曰橫充滿也好善優於天下然安能無待於充滿乎奚有大意則黃通於皇月令疏黃熊氏帝王世紀作伏羲曰皇雄氏文選七發之黃河紆曲注皇當爲湟書建用皇極傳曰皇大也漢朝隴首歌曰顯黃德言顯大德亦其類矣祝大者莫過吉祥羊祥也春秋繁露執贄篇羊之爲言猶祥與漢人大吉祥猶作羊此其證也然而不敢以爲然者字爲之解近於鑿空也按古人形容之辭多取雙聲疊韻黃羊疊韻則形容之詞也奚與谿同爾雅水注川曰谿黃羊潢洋也楚詞九辨然潢洋而不可帶注猶浩蕩劉向九歎赴陽侯之潢洋今亦浩蕩之意水之注川欲不浩蕩而能乎此與彷徨襄羊常羊同類潢洋之爲黃羊猶彷徨之爲方羊襄羊之爲相羊常羊之爲尙羊也引申之史記司馬相如子虛賦之然後灝洋潢漾注潢漾水無涯際

也吳都賦海賦之沆瀣江賦之瀕滉皆其類也古人名字一字者多字之配以子者子爲男子之美稱五十則以伯仲後人之配以齋堂亦其遺意若二字則多取雙聲疊韻以爲形容之貌猶之一字也漢以來字以二實字者始眾然非表德之正矣名字雙聲疊韻具見十駕齋養新錄卷五內不具述竊於見聞敢陳所見惟夫子誨之

上胡宮保書

一兔之毫無幾其餘皆毳毳而非全兔皆中筆材也昆堅之虛采玉者往焉蓋嘗得夜光之璧矣然謂其一沙一石皆玉則不能咸豐以來戰皆楚勇皆桀鰲強健有力非編入營伍亦必揭竿斬木而爲亂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稍物故矣今新集之兵莠民之貪惰者爾彼安將帥之持重以肥其身焉有先登致果

之氣哉今言兵者動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虛名而未深既其實乎帥兵者將也非書生也說禮樂敦詩書今非其時矣粵若稽古惟宋人喜言儒將而宋之兵政爲最弱嘗以爲得百韓范不如得一韓岳史冊所載文人戰績如核其實非其師武臣之力而誰之力邪今以羅李之故而統領必用文人則未思間世之英卽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繼其軌者而欲槩求之佔畢之士不亦拘乎而重臨事而懼之人而不募暴虎馮河之勇彼豪傑之士烏肯低首下心於詞章儒雅之前哉烏烏鵲鵲亦其一也好謀而成者美言之可市爾今營務處之所謀若何無亦以爲靜以待動而老其師乎此主以待客之言而今則我爲客也無論自挫其銳而我之餉安能源源可繼乎夫攻一城動二三年而十餘城失于匝月天下安有如是之年如是之餉乎且楚之餉

何自來毋亦錢糧釐金鹽課捐輸所出乎天固嘗予以屢豐年
矣商旅又嘗出于其涂矣而日復一日天時人事安能常恃而
無變哉且北有捻匪腹內有教匪此皆觀釁而動俟我之隙也
乃兵貴神速而反主遲滯師老餉匱不蹈江南徽甯之覆轍乎
疑信者不兩立之勢也今不信人則不若無受降既受其降則
推赤心以待之使爲吾盡力而收其用醫工之用烏附非責其
參苓之補也烏之矢馬之勃田夫孺子見之而不顧及用之得
宜收效更速無他察病之機審也良賈之懋遷也必擇市所寡
有者預儲之以博其利雖不中度量猶以備不時之需而常能
得者則姑置之今所乏者販緇屠狗之雄而汗牛充棟者文人
也亦願急收剛決爪牙之用斯可矣彼此者勢之可知者也成
敗者機之難決者也我與賊不兩立我能滅賊善矣我不滅賊

而又不能召之降是驅使爲賊也彼爲賊能晏然置我度外乎
吾之戰能必勝乎是皆不能而虛逆揣其後日之叛是以樹目
前之敵是一蔽也且從逆之黨羽非有致死於我之心也貪擄
掠之富爾旣償其願亦欲懷寶歸故里爲富家翁矣而赦脇從
者未聞赦其挾貲以返則其徒烏能散哉賞罰者鼓勵英雄之
具而非樹私之具也戰國時秦俗上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奮
于外犯鋒鏑而不顧今兵并力而戰于陣文士坐而享其福水
晶孔翠者以千計前史都督職方之誚不是過也是敗不肯微
幸之心隱武夫殺敵之志也是使名器苟賤而志士羞與爲伍
也是以愛憎爲賞罰而非循乎大公也是使得者不知榮而貧
緣請託者日眾也是必且濫加於僕隸輿皂而同縉紳于厮役
下賤也是使人不奮于忠義廉絜而惟求寵於節下也是使朝

廷所以奔走賢才者而吾得以苟私所愛也此皆不可之甚者也今楚北之員率以敝車羸服之大營而華鮮怒馬以見他帥或兒爲質樸無文而心實黠甚或託于寬大市恩而無所節制攘奪吾君培克吾民以飽其僮僕或視爲承平之區而復蹈往時泄沓之積習一加濫保其欲無厭州縣而道府道府而兩司兩司而開府稍不如意則怨懟誹憤不可終日才得志則恣睢妄誕自以爲簡在帝心不反而噬人卽幸矣尾大者不掉花繁者實稀此亦祈於豆羹簞食中微察其齟齬之衷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外間紛傳稅及間架煙竈此未知然否如果有之豈不以餉絀乎夫民力只有此數割其皮毛以養兵可也剗其脂膏以養兵兵且未有已時民心甘乎脫有奸民假名滋事將何以待之乎且錢糧正供也釐金股商賈爾捐輸股富戶爾若是

則貧富貴賤皆不免能不亂乎言利者不務進戰而惟言剝民賊方在近使兵或往道雖有餉何所用之乎甚至有司假以掊克家丁胥吏上下其手得以中飽所得者微所失者巨爲是說者將何以解參之肉其足食乎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古人往事也今自京員以至文士布衣庇宇下者以數百計度皆有見聞計議而非徒以容悅爲事也若使人進其說以待采未必無芻蕘之一得也而乃月需奉錢手鉗口結或只効斗筲之勞吏役之事求賢之心未必如是也羣居晏談不及公事苟且偷惰積爲風俗人心之病而不計及所入雖微皆楚民之膏血也此清談廢務之流亞矣賢者而果若是卽謂之不賢也可官司者効用之實事而非徇情之具也循善者平時之良吏而非撥亂之用也如以爲不才去之可也重則罪之可也若知其不可而又

姑試之於事是愛國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去戰而言從軍土
偶能之去戰而言謀略土偶尤能之去戰守而言保民土偶能
之縱恣睢而言治民土偶且樂之矣親兵者兵之尤勇健者也
營務處者官之足智略者也統帶者才智勇力出于眾人之上
者也昔人選士陳以三百斤之石一丈之筭五尺之距苟倣其
法而一一吹竽則濫竽者少矣設之以疑臨之以威蠱之以利
置之於危則其才技勇怯機變見矣夫大將者無情之人如農
之芸草焉非種必鋤烏以莠稗自妨嘉穀哉

上曾帥書

傳聞大軍進取金陵欣忭無似伏惟神威碩畫指撝熊羆揚湯
沃雪克期奏凱頌禱之情徧於江左不獨士鐸已也顧金陵城
大而堅攻守皆難他日向和諸帥未能得手追原其故豈不以

築壘浚塹以力不以略乎夫賊積穀儲財深濠增埤已非一載
青溪發原城中潮溝暗通元武除秦淮運漚可竭而斷外井泉
塘灤星羅棋布以溉以飲清涼四望諸山薪蒸足用傅石城清
涼儀鳳金川太平朝陽諸門內有田有圃稻麥蔬果瓜蒌之屬
不假外求悍賊精卒分地防禦攻勞守逸賊所不畏然則金陵
未易力爭也顧向軍只駐城東誠爲非計和帥壘城環攻亦似
而仍非蓋無迎勦之軍無犄角之軍故孤軍雖久立也竊謂今
日之勢在先分布攻守如南岸之廣信爲浙閩入江西之要請
以左京堂軍守之先取甯國而以張廉訪軍守之以蔽徽池舊
將江長貴使佐舒都護軍往來應援則江南庶可守矣北岸請
以沅帥守安慶而移韋志俊使守廬江以李中丞守英霍而以
成大吉往來應援則江北庶可守矣明公以鮑爲右翼多爲左

翼以金逸亭爲後繼左翼軍責其取天長六合諸地既通揚州
卽渡江而南右翼軍隨公東邁與金軍分取城外諸壘水軍專
禦南北之渡防南碕石曰諸湖及儀鳳三山石城諸門外之壘
城外肅清然後浚舊塹以困之移咨薛中丞使取蘇常以牽賊
援迨外援旣無中必內潰然後此賊始可徐圖也籌餉之道必
合兩湖江西安徽而爲一糧臺移駐安池之間始與金陵各處
相近浙省有舊將張玉良有新軍李廉訪亦宜屬其互相牽制
使無撓吾之左右者而後吾軍得專取賊巢無憂旁顧特今日
將材足爲干城之選者不敷調遣斯難收功反掌爾南岸青陽
石埭等北岸桐城舒城等旣無兵守不若墮之無貽敵爲壘斯
亦曲突徙薪之說歟辱承寬政故敢貢其狂誕之談不足爲帳
下兒一粲也

上曾帥書

績邑友人葛蕃字君碩素雄於貲以樂輸軍興得某官非其好

也

土鑑

在績時相與往還讀邸鈔得窺盛德大業偉然爲中興

名臣第一相與流連景慕以謂古聖賢不過於武功而衛霍李郭諸人又不識道德之氣米賢韓范文德有餘然以國家全力不能損夏人尺寸之地則於將略亦非所長以視明公啟沃聖德識拔英豪康乂全楚削除劇寇其事業之充然被諸生民者固已瞠乎後矣暨士鐸瞻拜旌麾幸得廁掃除之末君碩聞之屬爲通名以慰其泰山黃河仰望之懷寇盜充斥其家灰燼久未得君碩書今年七月從周志甫處得其書云繭足荒山三旬九食古人所言今爲實境然及未沒於地猶願一識山斗也噫君碩遭寇亂幾濱于危而願見明公之心終始不渝豈旣見我

公遂能療其愚樸之疾邪君碩無文采又無他技能可効奔走於幕府徒以誠實傲然不欺好賢惡不肖爾何當世用乃欲以此區區之心獻於大賢之前辟如遼東豕耳何其悖與抑爲士鐸友者固當至愚極妄不識時務邪其意殷懇士鐸不敢蔽也敬貢其狀惟明公進退之

上曾帥書

蒸間大人經略四省節制吳越江浙士女額手仰慶向風喁喁雲霓瞻仰望牽牛斗欣頌益深願或謂賊勢鴟張南俯七閩西窺豫章東通海洋鴟海船倣孫恩徐道覆故事直北可達登萊津門總海隅之膏腴驅溫台之勁悍召徠洋寇內瞰江淮其焰益熾而哲人其萎未審後來傳父德量器識能翊我公者復有幾人讀敘益陽公勲德疏未嘗不肅然以思道然而歎而不能

不爲明公遠慮而四顧也

士鐸

愚見以爲卓識元鑒早握成算

幾神所照在物莫窺其諸先清淮淝盡復江北郡縣添設長江水師提督肅靖江淮然後一軍駐衢州以規浙東一軍駐甯國以屏宣歙移荊州八旗於襄陽使左翼住南陽右翼住信陽以輜轂南北然後盡檄全楚之師奔走麾下左多右李楊彭揚騶鮑張前驅龍驤虎嘯直蹴建康埽穴禽魁獻俘北闕傳檄下縣與之自新江表清夷圖形雲閣錫圭釐卣帶河礪岱而明公方載書五車絕口勳伐夔龍有讓松喬偕遊使士鐸類不肖之倫續魏氏聖武之記俾盛德偉烈傳之靡窮豈不休哉東望色喜敬抒賀忱

上李伯相書

宮太保伯相大人閣下自違慈暉已踰六載日間一二老友傳

頌威德充盛烜燿海內欣抃之極不敢貢諛左右者懼大君子
斥其邪佞也今聞有奸民王浩生者不知何許市僧句串匪徒
求開鎮江江甯沿江一帶寶華祠山土山之屬云有煤井勒索
小民出具甘結民心惶惑謂罹奇禍僉謂九服內外風土不同
江表文物聲名非滇黔邊地可比不可者一大山廣原墟墓相
屬必將暗掘阡隴拋棄懣骸甚非仁人之所忍出不可者二江
甯甫離水火民氣未蘇曾文正公務在寬大休養元氣今忽聚
數千不逞之徒結黨恣肆勢必惡陵居民詞訟繁複不可者三
前年洋人曾有此請曾文正據理駁之今如俯允奸民則失中
國之大信如海國以之詰難不知何以爲辭不可者四奸民所
勾結者以利動十百細民耳其餘正直耆民與求利不獲之桀
驁必起爭端甚或事出意外所謂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也此事

既無關國計民生之大卽節省於製器局者亦千百之一二而利權全歸奸民謗謫騰於士庶怨府之起彼居事外不可者五伏惟中堂以威棱拯海宇以仁義佐聖人此輩小人挾桑宏羊牟利之私濟以麻叔謀挖墓之智行將召椎埋亡命之夫敗結盟拜會之習蹂躪我郊甸句結於外夷覬覦之衷殆不可測士鐸一介書生辱荷青睞誠不忍么麼奸徒拾皇甫縛聚歛之唾餘效蘇張之辯說熒惑清德貽害閭閻有北有吳土地自寬請中堂飭彼開鑿何必灾我窮蹙之舊邦哉已邀鄉人赴控制憲錄詞呈請明鑒惟中堂幸哀矜之下民不勝欣戴仰企之至上李兩亭制府書

癸酉五月

昨侍賓筵言次及於縣志伏以志之大體考古知今圖牒三者盡之矣考古之道上資典籍知今之術全憑檔案圖牒之作必

親履勘此非一人所能爲者也今患竿牘多而能任事者少則莫若擇曉事者先儲其材如營廣廈采桷梁柱先采於山而後訪良工度之則事不勞而功易見鄙郡府志國朝所修者陳呂二家陳志材不雅馴辭復曼衍無良工也呂志姚惜抱主之可謂良工然半年成書而材不素儲故疏舛脫落識者病之誠欲矯二家之弊宜先假書若六朝事蹟編類建康實錄景定建康志至正金陵志陳志呂志上元縣志武志江甯志袁志江甯金石記其餘金陵項事客座贅語之屬細碎叢雜無關體要然亦宜采擇以供證佐至志之正體在於輿地志之所以爲志也自各正史外如水經注通輿元和志元豐志寰宇記輿地廣記方輿紀要利賡書肇域志一統志更宜備儲儲之旣備則仿阮文達纂書之例酌卷之多寡而分配之頒章程以爲之式延曉

文事者按式而擇鈔之分類而別廁各載擇者之姓名於卷首
人自惜名必將致慎則材具矣此考古也據章程定式移文各
衙門使吏鈔其事略注其新舊條其數目疏其利弊此知今也
間丁中丞所刊通省輿圖致爲詳要取本志之圖使耐勞而細
心者分行山水詳注其至到里數各持南鍼識其二十四向則
圖牒成矣三者既具然後訪能爲班氏之文者一人主修之斯
其志必有可觀者矣偏駁之見未必有當姑備一說以俟鈞鑒
焉

與方存之書

存之先生侍右前讀大作忠義錄序例指事敘情得古人發凡
起例之指故從而授梓及讀全書乃有不能慊然於中者請得
而貢其愚凡成一書必有一二爲人所欲睹者指柱全篇如楹

如梁以綱領之如江蘇之吳文節孫蘭檢臧牧庵潘忠毅鄧文恪張文貞湯貞愍之類皆須煌煌大篇冠冕全集他省倣此此一議也卽如敝地劉大文倪嘉禧之屬皆已奏明 賜蔭或不
在本局報名則未立局以前檔案宜彙於一處分別爲傳爲表
方無不全不漏之譏此二議也昨覽大著安徽十冊江蘇二冊
江西只一冊似賢否殊科恐生物議不若移江西入江西省局
移江蘇者入蘇局方無人言此三議也又况江蘇又非僅載金
陵兼及他郡查本省殉難紳民數十萬計必非寥寥數人可槩
此或蘇郡之局較詳或移彼入此或移此入彼方無偏倚此四
議也今所纂錄無甚異同水天一色彌望皆是不若省之爲表
以省讀者之厭惡此五議也卽如立表亦須以縣爲經以官長
紳士庶人婦女爲緯以殉難年月地段前後爲序不得以來報

及入告案次爲別以書成垂示來茲不宜苟簡此六議也凡此
六者皆須卓裁審定采訪必行文其籍貫甄敘必分立長編本
局立於咸豐十年從前案卷尙不能全卽未足以言全璧先生
當代韓歐自有別裁之處從前侯相不肯譌文已見及此願先
生正之

與戴子高書

子高先生二十九兄侍史聞小不快近少差不世無吳客莫之
與發頗怪今人善作蠱毒多不至八小不至六請悉數之取譬
覓陸中西諸法渾渾莫測擿墮索塗跣足履棘鑠精瘁神其病
結轡南豐吳氏指迷方也索易戎夏目眩吳楚荒倉僞置莫知
其所有是病者數多譖語宛溪顧氏醒心湯也倉籀以降紛紜
副墨鄉壁虛造六義以忒取笑召陵是名狐惑高郵干氏洗眼

擅場也遷固之後陳歐爲長誰與嗣音東都之王餘子隴雜使人健忘嘉定錢氏最爲青囊散文十家倡歎抑揚義法嚴峻一切牝糠喉點八代病在發狂桐城姚氏今之長桑駢文神韻齊梁爲優五色以宣八音以幽不善爲之病在煩嘔西溪曾氏折肱之良靈珠崑玉比之閒關極命草木粧點雲山浮薄者爲之其病癩癰新城王氏絕代岐黃如是我聞是諸病者其內沉默外高明也切脈旣難處劑益寡或曰汗之恐其忘陽濡毫染翰滂沛潢洋洋逮百氏恣肆發皇否則吐之淵雅其聲鳳鳴蓮馥石破砥礪波湧雲委惟天亦驚將欲下之又恐自利海外流傳國子習肄不脛而走緘素墨翠凡此諸病結習爲障攻之不達補之增妄通之斯明宣之斯旺世人之病愚不能知君如病此二方足醫人遐室邇姑爲謔兮

寄洪魯軒書

蒙賜惜抱軒集弟覓此有年無從可得昨介陳虎臣先生乞之
揆帥亦未有以慰其飢渴一旦獲此喜可知也數十年來言散
文者奉桐城爲大宗桐城三家方氏質直近人方存之近之然
易入時文模範言其義蘊法度則不謬矣海峰閎肆得八家韓
柳蘇氏眞脈然易入駁雜姬傳出自歐曾歸三家澤以古訓較
方劉二家爲文雅其時張皋文姚春木吳德旋皆尊奉之近人
湘鄉相公張廉卿王子壽近之然追琢過甚不可以爲明堂清
廟之樂蓋馬遷之不逮班氏以其逸氣甚故細而不大也鄙見
如是附質大雅此閒書局弟已辭去其書約初夏方可告竣然
定當爲覓數種也率復並謝

與洪魯軒書

吾輩爲學先在端其志趣分別爲己爲利如其爲己則所學須
顯於一端不可雜廁石埭楊仲乾云近人惟倭國相吳少寇萬
清軒三子可云有所成就雖大小不同而皆能不爲外物所動
此言切實於學者最有益然非特理學卽如多聞見者亦必如
漢經師各備一經不容游騎無歸擅詞章者亦必如唐宋大家
不容以晚近名流自囿若所志既卑則其所學卽爲馳騖聲氣
起見必定譽之則喜毀之則憂而方寸無一刻之靜謐所學終
浮淺而無成且受一不虞之譽而輒自負思免求全之毀而輒
改操其究竟遂不可收拾不如鍵戶自精而誠者必形知不知
乃世人之責與己無與卽出而求友出而問世亦皆秉此特立
獨行之操不爲燥濕所移易此爲求其在我以視日營營於聲
華而毫無所得者大有區別行之久必能有所成就與楊君之

言不大繆矣曰持此論爲二三好友切磋因素荷知愛之深故
敢略陳其概求便中賜教之

答甘建侯書

天地之內陰陽五行而已天化以氣地成以質自大賢以下各
有清濁偏駁有餘不足之數聖人於是範之以學使幾於道然
學興而涂歧支港紛雜此沒彼塞葑蕀穢人各就其性習所
近而游泳其閒至於溯洄旣久亦皆可以至於江河其不至者
沙水間之也是故潛見視其位用舍視其時鹽醕雜其酸鹹裘
葛各適於冬夏愚者之見以謂窮居蓬蒿無益於世莫若治經
垂緒於後莫若讀史經有十四則三禮毛詩爲上書左氏次之
史二十四則宋明爲要史漢三國晉五代次之禮垂大法詩養
性情務在博稽異說以備采擇三通史志蕭選樂府詩禮之航

也堯舜三代爲一類秦漢至唐一類五代至明一類時勢變幻取法後王禮樂久屬具文刑政亦同小補惟山海之險易兵家之權謀經國難泥以陳言致用必酌其通變固不能擅墮而索塗尤不容削趾以就屨儲其學以待世莫若廣訪與圖勤求敵勢語言文字物異人情測爲通軌此則管樂之所長而淵雲班馬許鄭程朱皆所不能以爲非者也然則書法考異集評發明皆無關於實際也非沙石行潦之間阻乎是故好學難聚書難身心閒暇難無漢宋之意見難求友難無是五難則莫若擇一以自精惡其紛而力不給也莫若副紙以別記惡其雜而不彙也莫若以己意爲之圖表使其羣而易識也莫若鈔錄以刪繁複使其多而不漏也不若先條其綱目此航上需打槳搖櫓之助也手口之議論門戶之褒貶朋黨之回護此又暗礁碎石橫

阻其道者尤不可不知其爲蘇張之辯士宜與少正卯同誅者也於稽其別厥有四科曰簡以提挈其綱領曰實以詳其器數曰備以載其利鈍佛經西洋之書皆約載一事若干曰分以析其源流此則經史所同讀一卷卽得一卷之益者矣無我見人見世俗見精進而不止其至於古人也必矣至於江河斯得道矣其淺深優劣則熟不熟之仁而實三月旦夕之功所判爾然言之甚易若士鐸則安能若是哉念自勝衣就傅先慈輒口授以幼學日取日記故事告以數條故自志學以前所聞見不依塾師所責課自是以後憲考輿地二十外間治算法詞章旣至立年從胡竹邨先生遊迺專經術不惑之外奔走客授遂不能竟所學之緒知命後罹於禍亂間闕乞活求文字不一得此事遂廢耳順後寄居鄂渚崎嶇歸里人事蝟集舊學益荒七十以

來以無子孫心境日惡益與學問隔絕矣年來耳目不用四支解墮左問右忘陰陽微短受於天地者漸滅無有尙何足與言學問之萬一哉

再答甘建侯書

胡文忠教人十書通鑑皇朝經世文編農政全書五禮通考紀效新書行水金鑑日知錄集釋近思錄方輿紀要張太岳集按公案頭猶有武備志籌海圖編孫子十家注蓋公方經武備也士鐸議學術十書曰宋元明儒學案學案小識漢學師承宋學淵源二記洛浙關閩四學編先正事略此學人之綱領也擬以五代十國宋遼金元明六代爲通紀分國政財賦文事及禮武備及置事國政及職官輿地及水利河防交鄰注以詞令儀注道里六項年經月緯而略其餘加以輿圖小注此前人所未爲

也小戴廣注集及宋元周官采廿四史志

欽定職官表

曾典則爲有用之書邵爾雅趙水經國策說文廣韻算書上方
皆有所謂然皆不成篇幅耳近喜老莊爾雅子列子之文如陸王
及律門省讀書省用心也內經王注佳馬元鶴張龜次之吳皋又
次之廣訪輿圖尋俊彥之曾游列邦者詢其政事地理物產邦
用之出入選舉之取舍武備之強弱言語文字性情風俗勒爲
一書補瀛寰志略四裔年表之簡亦非海國圖志之繁複惟植
物醫算三學不必載以非中土所用也

答羅雨田書

合讀七藝知他日必能嗣音梅管此道貴爲之不已爾爲之不
已則是非自見在多讀多作而已然終須多讀史書方有根柢
須安貧守分擇交虛心改過斯前賢可期又不墜區區古文辭

矣學問之途四曰經濟曰漢學

姚氏曰考據

曰宋學

姚氏曰義理

曰詞章

惟人各有性之所近不能強也其難者在多讀尤難者在有成
虧其易者在頓悟故高明沈潛格格不入遂成門戶足下以志
率氣功歸返求已得要領此在力行不在多讀語錄也

四書注及近思

錄二書足矣

答高滄夏淵如書

承示貴邑文獻欽仰無紀昔年干役經橫峯銅鑪一帶悉其風
氣暨甘愚亭令君之檢田畝也亦歸來贊不容口今讀手教始
知君子之館固迥異於末俗也然尤足異者第聞刻楮期以三
年鍊都遲至十載茲乃長途往返寫官精鈔曾未淹時遂成巨
帙雖夢傳彩筆胸有知珠而既負平子之淹通復饒淮南之敏
速求諸昔賢且難其選以云近世罕見其人顧具此通才而同

屬一郡未嘗一修士相見禮第之老悖卽是可知頃以衰殘承乏志局全賴二三良友恤其傾頽爲之經紀俾不失墜今更得先生廣加啟發庶一話一言不至五稱五窮已

上某制府求祀胡竹邨先生啟

嘗謂有彰輝之權者必樹善世之風聲蘊瓊異之資者宜有名山之升配是故高彪畫像於東觀鳩夷鑄金于越人東都立史雲之碑西漢表纓布之社雖諸人之有以自致亦其遭遇賢哲故然爾傅季友云崇賢旌善王政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者此也竊見故戶部主事績溪胡竹邨先生行爲士則學蔚儒宗練校足以幹事貞懋足以厲俗嚴毅足以正奸廉介足以風世若其兼綜經緯條理漢宋根柢家業明辨士禮張掖都尉傳君上之學廣陵內史繼徐生之容補公彥之疏略芟敖氏之雜經

網羅放失薈萃精鑿爲儀禮正義若干卷足使古誼不墜先民
是程寬紫陽之素志闡元公之聖軌可以副在學官掌之內史
其餘燕廔考研六室雜著諸書亦皆咨于故實博稽禮典後儒
小子宜取正焉鐸等負序請益奉手受教同趙商張逸之問難
陪單次桓生之末坐如羣流之望巨川幽室之炳庭燎焉天不
慙遺濫隨運逝憶孔氏哭寢之痛愧林吉上冢之忱相聚而謀
不朽者以爲葛亮忠塞沔上求爲立祀宋登惠愛汝陰以之配
社良臣有之儒林亦然前尙書陶文毅公聘先生主鍾山講席
繼掌惜陰書舍先生謙謙若不足循循以善誘達材成德造就
實多蒸惟大人以臯夔之鴻猷分周召之重寄式崇教化風我
南邦請以先生脩食文毅廣成秩之典隆升歆之禮庶幾瞽宗
崇祀一時仰經學之宗石室留圖千禩頌文翁之化以此俎豆

立我懦頑伏惟鈞示

汪梅村先生文集卷十